

論壇版是一個公開的評論園地，歡迎社會各界人士與專家學者來稿。本版文章不代表本報立場。為增公信力，文章宜署真實姓名及身份。刊出敬奉薄酬。來稿可用下列方法：郵寄：香港灣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文匯報論壇版》 傳真：28731007 電郵：opinion@wenweipo.com

抓緊發展機遇 才是香港出路

林健鋒 立法會議員 經民聯副主席

政治爭拗形成的掣肘，已經影響了我們為經濟發展作出的努力。香港要有危機意識，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上形成共識，才能在激烈的國際和區域競爭中，找到發展的出路。張德江指出，未來三年是走出經濟危機的關鍵期，誰能在三年內找到新的優勢至為重要。我認為，本港不應再糾纏於社會紛爭，應該全心全意發展經濟，把握祖國為香港帶來的機遇，尋求新的經濟亮點及發展；社會各界亦不應每件事情小事化大，天天爭拗，否則只會蹉跎歲月，影響對其他經濟及民生的討論。

主管港澳事務的全國人大常委委員張德江，早前在北京接見香港經濟民生聯盟代表團時，指香港經濟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已逐漸顯現，一些競爭優勢正開始弱化，情況猶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香港社會應高度警覺，認真思考。張德江更加語重心長地提醒港人，未來三年是香港走出金融危機陰霾的關鍵期，香港一定要抓住機遇。

張德江語重心長提醒港人

對於張德江的講話，我深感認同。事實上，國家

「十二五」規劃已經過了兩年，現在只餘下三年時間。國家未來三年的經濟發展，快速而且關鍵，如果香港不能夠抓住這個千載難逢機遇，時機可能會一去不復返。

香港回歸十五年來，每當遇上經濟難關，中央政府都會適時推出惠港措施，令香港經濟總體上能夠保持增長。從CEPA、自由行，到人民幣業務、粵港合作，再到「十二五」規劃、「惠港三十六條」，香港在參與國家建設的同時獲得極大的發展空間。

但是，綜觀國際經濟形勢，美國製造業有復興迹

象；韓國的高科技產業已經霸佔全球市場一個較大份額；台灣、新加坡也加大投資在本土產業之上。可是，香港經濟發展長期形成的一些深層次的問題並沒有解決，經濟增長速度趨緩，產業結構的升級乏力，住屋困難和收入差距擴大導致的民生問題日益突出。香港發展的其中一個重要障礙，就是無休止的政治爭拗。部分社會人士，銳意將所有經濟民生議題政治化，拒絕理性討論，正正是導致本港內耗嚴重，優勢不斷減弱的原因。如果社會以及立法會，天天都糾纏於各種政治爭拗之中，試問還有什麼精力去謀劃長遠發展？

我們不應忘記，香港是經濟城市，發展經濟是首要重點。但現在有些人不停挑起政治議題，甚至提出「佔領中環」行動，我擔心會打擊本港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

政治爭拗窒礙社會發展

政治爭拗形成的掣肘，已經影響了我們為經濟發展作出的努力。香港要有危機意識，在發展經濟，改善

民生上形成共識，才能在激烈的國際和區域競爭中，找到發展的出路。

張德江指出，未來三年是走出經濟危機的關鍵期，誰能在三年內找到新的優勢至為重要。我認為，香港應該在未來三年的關鍵期，把握機遇。一方面，我們要繼續發揮優勢，支持傳統的支柱產業，協助它們升級轉型；另一方面，亦要開拓新的產業，發展多元經濟，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與此同時，政府亦應該加強對企業進行科研的支援，協助它們開拓新的市場，以及在人才培訓上多下功夫。例如政府應加緊培訓高增值產業的人才，並吸引優秀人才來港。

我認為，本港不應再糾纏於社會紛爭，應該全心全意發展經濟，把握祖國為香港帶來的機遇，尋求新的經濟亮點及發展；社會各界亦不應每件事情小事化大，天天爭拗，否則只會蹉跎歲月，影響對其他經濟及民生的討論。



林健鋒

在特首答問大會譁眾取寵已不是社民連和人民力量的「專利」。在昨日的特首答問大會上，新民主同盟立法會議員范國威搶先在社民連和人民力量擾亂議會秩序，就「佔領中環」秘書處義工陳玉峰被檢控一事大搞「抗爭騷」，成為全場最先被逐出議事廳的議員，風頭蓋過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反對派中再有激進政客在答問大會上提出空洞無物的口號，剩下激進空殼，不但浪費議員薪津，而且凸顯激進派內越鬥越激的鬥風風氣逐步浮現，形成惡性循環，剝削了其他議員質詢政府、監察施政的機會，絕非市民之福。

答問大會一直是反對派激進政客的表演場，「擲蕉」是長毛與名昭著的惡行，同伙陳偉業、黃毓民一般會先後擾亂議會秩序，然後被立法會主席逐出議事廳，這已成為這些激進議員的與會程式，但是昨日的答問大會卻有別以往情況。長毛和陳偉業雖然先趁特首梁振英步入會議廳時高叫口號，要求推行全民退休保障，但大會開始不久，范國威突然打斷梁振英的講話，起立抗議警方檢控陳玉峰，被主席曾鈺成率先逐離議事廳。數分鐘後，長毛、陳偉業、陳志全和黃毓民才突然起哄，同被主席驅逐離場。

警方過去曾多次聯絡陳玉峰，惟遭對方拒絕協助調查，將她拘捕是依法辦事，不存在任何政治考慮，但是范國威仍然煞有介事，搶先以此在長毛前打斷特首講話，搶盡鏡頭，出乎長毛意料，答問大會演變成激進分子互搶風頭的場所。范國威為鬥快鬥風，重視形式出位，提出問題空洞無物，口號之外並無實質內容，這突顯范國威旨在透過標奇立異叫喊口號和長毛鬥激，被逐出議事廳也要鬥快，引起公眾注意。然而，議員在答問大會上沒有提出有關施政的實質提問和建議，內容偏離答問大會原意，完全沒有履行立法會議員監察政府施政的責任，窒礙行政立法機構的正常溝通，立法會秩序未來會進一步受到衝擊。

反對派激進政客由以前亂擲硬物越玩越激，到現在在政客之間越鬥越激，鬥激情況在立法會浮現，是立法會內惡質文化惡化的警號，反映反對派激進勢力越來越囂張。事實上，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在上月中旬提出接受提名委員會普選行政長官的方案，隨即受到反對派內激進分子猛烈批評，最後怯於辱罵而在1日後「跪低」收回言論，反映激進勢力在反對派內已成主流，反對派山頭林立，激進政客不得不急謀出位爭取話語權。新民主同盟的背景和組成性質，早已存在激進基因，亦決定了范國威在議會內另立激進山頭的可能性。這個由前民主黨少壯派成員組成，這批成員反對民主黨不參與五區公投運動，反對民主黨支持2010年政改方案，和公民黨和社民連等激進派臭味相投，最終另起爐灶，新民主同盟本身就是激進分子的新組織，范國威現在和長毛鬥激不足為奇。不過，新民主同盟2010年成立至今近3年，表現平平，范國威須要激進表現，才能在激進派系立足，但這只會形成惡性鬥激循環，令議員發言只求出位不求問政質素，議會沉淪，這不能不引起社會防範警惕。

「真普聯」日前公布所謂「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基本共識」，主調仍是鼓吹「普及而平等」口號。這使人記起喬曉陽所言，一些人就好像帶領香港市民遊西方花園，說這花好，那花好，都要採回香港，統統種到香港花園裡，要是不種，就是不民主。「真普聯」要求特首普選提名權和被選舉權「普及而平等」，便是把西方花園裡沒有的花種到香港花園裡，這顯然違背《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決定。淺顯通俗的比喻，恰如「竊刀格虎，率眾入澤」。明朝開國軍師劉基的寓言體散文《郁離子》中的《安期生》就有如下故事：

安期生得道於之罘山，持赤刀以役虎，左右指使進退，如役小兒。東海黃公見而慕之，謂其神靈在刀焉，竊而藏之。行遇虎於路，出刀以格之，弗勝，為虎所食。郁離子曰：「今之若是者眾矣。蔡人漁於淮，得符文之玉，自以為天授之命，乃往入大澤，集眾以圖大事，事不成而赤（滅）其族，亦此類也。」

此荒唐故事中英公、蔡人像不像今日香港「真普聯」和戴耀廷？真像也！首先，黃公竊安期生之刀，並不知道安期生早已在之罘山修煉得道，與虎豹相處多年，就誤以為神靈在刀盜竊之；可真的遇虎，刀卻是凡刀不起作用，連累自己被虎吃掉。這慘痛教訓恰如今日的「真普聯」：他們以為西方的所謂「普及而平等」就是選舉的「萬能刀」，素不知「普及而平等」在西方並非「萬能刀」；美國總統選舉不是「平等而普及」，英國首相選舉也不是。「普及而平等」既是空言，「真普聯」拾來當「寶刀」用於2017年香港的普選，當然是不合《基本法》規定，觸犯了法律之「虎」，注定失敗。

郁離子的話更活靈活現今人戴耀廷的愚蠢和狂妄：蔡（古地名）某人得到符文之玉，自以為天授之命，聚眾入大澤「以圖大事」，但事不成而「赤其族」，跟尾狗者全軍覆沒。

其一，戴耀廷拿了西方「平等、普及」的雞毛當符文或令箭，就要聚眾「佔領中環」。這比虛擬中的「蔡人」有過之而無不及。因中環是香港的金融中心，佔領癱瘓中環便是與港為敵，就如蔡人入大澤「圖大事」全軍覆沒無疑！

其二，戴耀廷「佔領中環」，即是犯法。維護法制的警察等着他；法庭的被告席等待他；監獄的鐵門會監禁他。戴耀廷及其教協追隨者煽動、欺騙年少無知學生參與，誘使他們犯法，也必將受到廣大家長和社會的譴責！

嗚呼！原以為劉基寫的是寓言，蠢才竊刀格虎，率眾入澤是「虛擬」，但事實證明：黃公、蔡人之利慾熏心者今大有人在，他們就是「真普聯」和戴耀廷。

馬彥

「真普聯」竊刀格虎率眾入澤

青鋒

通識科評核不必迷信考試

梁美芬 立法會議員

對於張銳輝的長篇大論，筆者起初百思不得其解，何以一位「資深」通識科老師會漠視通識科「全人教育」這個教育目標，偏偏迷信以考試必答題方式並獨沽一味「硬銷」政治議題？經過資料搜集後，發現事必有因，原來張銳輝並非普通的通識科老師，他既是教協教育研究部主任，更是「佔領中環」首批被形容為「十大死士」的支持者之一。教協近期出版教材，向學校推介「佔領中環」這種高度政治洗腦性質的通識教材。無論是教協，還是「佔中」，政治味道濃得化不開，他心中的通識科與政治議題難以割捨，也就不足為奇了。

今年的中學通識科文憑試剛剛結束，對於通識科試卷一再出現類似立法會「拉布」的政治必答題，社會上的確有不少反對聲音，認為這類題目具有高度政治主觀性，以及觀點比較兩極化，中學生別無選擇必須表明態度，並不恰當；並且擔心一旦考生的政治立場與閱卷員不同，是否會影響評分。

究竟通識科如何評核？

筆者一直認為通識科：不「必修」、不「必考」、不「必計」。試想一下，如果通識科「必修」，就必須面對如何評核的問題，而評核離不開「必考」，考試的成績勢必影響學生升學，因為通識科成為大學收生的「必計」科目。從最近幾次中學通識科文憑試一再出現具有高度政治主觀性的題目觀之，我們有理由擔心通識科在考試及評核方面，其實存在着大問題，究竟通識科如何評核，考試應該考些什麼內容？

最近，自稱是「資深」通識教育科老師的張銳輝先生在報章上撰文，為今年中學文憑試考卷中出現有關「拉布」必答題辯解，認為通識科「拉布」符合課程宗旨，並質疑筆者「為何作為通識科教師竟不想每一個年輕人都開始思考政治呢？」

其實，在新高中加入必修的通識教育科，是希望透過通識學生廣泛研習各種影響他們未來生活的議題，擴闊他們的知識和視野，幫助他們聯繫不同學科的知識和概念，並加強社會觸覺，建立正面的價值觀。而現時新高中通識科共有六個單元：(一)自我與個人成長、(二)今日香港、(三)現代中國、(四)全球化、(五)公共衛生、(六)能源科技與環境。所有學生必須修畢全部單元，並選擇其中一個單元，製作一份獨立專題探究，作為校本評核。試問一下，既然通識科有六個單元，為何唯獨將其中一部分的高度政治主觀性議題作為必答題？既然通識科以提供「全人教育」作為教育目標，為何一再將政治議題作為考試的

主軸，而不是全面考核學生在德育品格、公民責任、道德價值、領袖才能等方面的素養？

筆者並不反對對中學生進行政治思考，反對的是填鴨式教育，偏頗的填鴨式教育，偏向政治的填鴨式教育！無論是探討政治議題，還是探討其他議題，學生必須在一個輕鬆自由的環境下進行，為何一定要設必答題，而必答題為何一定要是這些有高度政治爭議的題目？張銳輝為何一定要盲目相信考試，以考試作為檢驗通識科教育成果的唯一方法，而不是採取更為多元化的評核方法？當然，我們的教育當局並未脫離填鴨式教育思維，正正是筆者反對通識教育以學科去考核的最大原因。

要民主又要保密？

張銳輝不但要為通識科政治必答題辯解，而且他也要為擬卷及評卷人士的身份保密制度護航。張銳輝分析了評卷局如何在評核過程中出盡法寶，扭盡六壬，為求評卷的公平、公正；同時，他又不得諱言擬卷及評卷人士的身份是一個「貴重的資本」，保密制度防止他們「賺取知名度變身補習天王」。試問，在現時樣樣要民主，事事講究透明度的香港，為何通識科的評核需要遮遮掩掩，神神秘秘，難道將擬卷及評卷人士的身份攤在陽光下，不是更好接受公眾的監督，反而是一個負累嗎？另外，通識科之所以需要補習，甚至連家長都要去補習，如果通識科：不「必修」、不「必考」、不「必計」，還需要補習嗎？沒錯，因為填鴨式的通識科，製作了不少「補習天王」的商機！因此，為了堵塞「補習天王」透過通識科大賺特賺，張銳輝應同意我，先取消通識科的必答題，繼而想想如何令通識科不要透過考試去強迫學生學習，是嗎？



梁美芬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日本「師從」白宮無所不用其極

西方走廊

二戰後，美國利用絕對的軍事和經濟優勢，外交上到處煽風點火、挑撥離間、獲取漁翁之利；經濟上不顧他國利益讓美元貶值，「無限寬鬆」、實施貿易保護；軍事上支持所有國家的反對派，充當「世界警察」。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專打別國主意，做「損人利己」勾當。然而，無論美國經濟多麼富庶、軍事有多強大，中情局、聯儲局、五角大樓有「通天本事」，卻無法避免走向衰落。日本是被美國魚肉最多的國家之一，但時至今日，卻「師從」白宮，到處煽風點火、無所不用其極、唯恐天下不亂，盡幹「損人利己」勾當。

企圖離間中俄毫無收穫

由美國帶頭，歐盟、英國、澳大利亞等發達經濟體紛紛跟風「貨幣寬鬆」政策，希望通過貨幣貶值刺激經濟。進入2013年，安倍政府「青出於藍」、變本加厲，很快推出比美國更大規模的「超寬鬆」政策，計劃在兩年內將日本貨幣量擴大一倍，到2014年底達到270萬億日圓。事件使日圓迅速從每75日圓兌一美元，貶值到目前的近100日圓兌一美元。貨幣量擴大一倍後，日圓兌美元有望下跌至每160日圓兌一美元。日本的做法已經引起包括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強烈不滿。很明顯，東

京政府是「師從」華盛頓，又超過華盛頓。日本在《舊金山和約》生效61周年當天，高調自欺欺人地舉行「主權恢復日」紀念儀式。安倍雖然沒有參拜靖國神社，但卻對參拜行為表達「崇敬之意」；近期又拋出「侵略定義未定論」，引發世界各國的強烈不滿。稍有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安倍的祖師爺曾經「用武力搶佔了」中國、朝鮮和東南亞等國領土。安倍在接受美國媒體採訪時，竟然顛倒黑白稱「要讓中國明白，不能使用武力奪取別國領土」，「無論現在還是將來，都不能容忍日本領土受到任何挑戰」。安倍顛倒黑白、賊喊捉賊的狂言亂語，充分顯示東京的野心。

按照「套路」無限狂印鈔票

安倍近期率領龐大代表團訪問俄羅斯，要和普京「建立相互信任的個人關係」，「擴大和俄羅斯的經貿合作」。日本媒體充分配合撰文煽動稱，「中國東北有1億人口，已經湧入俄羅斯境內超過300萬，等於俄境內當地人口600萬的一半；中國已計劃進出鄂霍次克海以及北冰洋，將與俄羅斯爭奪在該地區的制海權和資源開發權。」企圖借此討好普京，殊不知莫斯科完全不買東京的帳，對俄羅斯和日本的「北方四島」領土爭端，以「不能指望所有問題在明天都能得到解決。」作回

應，凸顯安倍離間中俄的動作毫無成果。上世紀70年代，日本隨着汽車等行業的革新，經濟迅速發展，產品快速進入美國市場，外匯盈利猛增，是美國的國債最主要顧客。東京議員甚至狂言，買下整個美利堅。華盛頓隨後使出絕招，聯合英、法、德逼迫日本簽訂了《廣場協定》，迫使日圓從每250日圓兌一美元，迅速升值至120日圓兌一美元，使日本經濟受到毀滅性打擊。美國近期連續推出四輪「量化寬鬆」後，安倍按照師傅的「套路」，也針鋒相對來個「無限寬鬆」、狂印鈔票，以獲得刺激經濟復甦資金。「無限寬鬆」可降低美國對日本外匯儲備的侵蝕，刺激出口，但引發的全球「貨幣戰」，最終讓世界經濟慘遭株連。

2008年美國出現金融危機後，汽車業一籌莫展，通用的股票更加從200多美元一股下跌至0.8美元一股，到達破產境界。華盛頓隨後導演了一場「豐田存在嚴重質量問題」大會戰，一方面讓媒體故意誇大豐田汽車存在「剎車質量」問題，羅列豐田的用戶遭受到的巨大損失。國會山又上演了一場聲討豐田汽車的大戰，傳令豐田總裁到美國國會聽顧客對豐田剎車問題引起生命垂危的控訴，控訴者一聲淚、一聲罵，現場全球直播。最後迫使豐田召回大量汽車，導致日本經濟再次遭受巨大打擊。